

大纵湖上的“结棍”少年

□盐城 王迎春

在呼吸间,我看到了我呼出的气流,不由自主地把头缩进被窝。这一天笃定是寒流南下的速冻时刻。看,窗上尽是姿态万千的冰花。看,大纵湖上的芦花醉美了水乡。

一米阳光直照射进,洒落在淡黄色小碎花纹纹的床单上,更觉暖意丛生。在这样一个清冷的冬日早晨,有阳光,真是一份人间共享的幸福。其实一直以来,我时常让自己处于较冷的状态,很少穿得过分厚实。少时条件不具备,养成了穿得少的习惯是一方面,更因骨子里认为穿得少,冻冻的感觉“结棍”。结实棍气,对于一个湖上少年而言显得十分可贵,有一种英雄硬汉的境界在里面。适度的受冻本来就是一种自我保护,再说冷天冻死懒汉,小小少年单衣薄衫,没事就互相打闹,打得大汗满头热气升腾,那绝对是对生机和活力的礼赞。人在寂寞挨冻的日子里,这何尝不是互相取暖最好的方式呢。

万树琼花大雪至

□山东邹城 司德珍

“万树琼花一夜开,都和天地色皑皑。”跟着节气的脚步,大雪披着洁白的斗篷姗姗而来。大雪节气,是仲冬时节的正式开始,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说:“大雪,十一月节,至此而雪盛也。”

大雪,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节气,一雪一景一世界。历来的文人墨客,也都将雪作为冬天的形象大使,为它吟诗作赋,挥毫泼墨。

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这是唐朝诗人岑参,用浪漫奔放的笔调,描绘了边塞的绚丽雪景图。北风劲吹,木叶落尽。光秃秃的枝条上,洒满了晶莹的雪花。一团团,一簇簇,宛如被春风唤醒的梨花,饱满灿烂,千朵万朵压枝低,别有一番意境。

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在《湖心亭看雪》一文中,描绘的雪湖之美更是令人神往:“大雪三日,湖中人鸟声俱绝……拥毳衣炉火,独往

温暖的柴垛

□湖北安陆 徐晟

周末到乡下看岳父岳母,老远就看见稻场上两座柴垛,整整齐齐,厚重敦实。

在乡下,柴草垛子无疑是最具烟火气息的。看着它,就想起灶膛里红红的火苗,屋顶上袅袅的炊烟。只是,住上了干净的砖瓦房或者楼房,人们开始嫌弃柴草的烟尘,喜欢上煤气灶、电饭煲的便利,就连七十多岁的岳父岳母,也早就改用煤气灶和电饭煲炒菜做饭了。

但,土灶依然保留着。每次和妻回乡下看岳父岳母,岳母就会重新启用土灶——岳母知道,我最好一口锅巴粥,而锅巴粥,只有土灶才能煮。

总觉得还是土灶上做的饭菜好吃。土灶上炒的菜,铁锅里蒸的饭,有一种柴火味,闻着亲切,吃着香甜。

一进冬月,岳母就催着岳父准备柴禾。冬闲时候,正适合砍柴。经过一个夏季的疯长,田埂上的野树杂草,藤藤蔓蔓,不消除走路都

从最贫穷的岁月到比富贵不足比中下有余的今天,我没有穿过真正意义上的棉鞋棉裤,没有戴过手套,没有用过耳罩,当然我也没有生过冻疮。所以我一度认为,有些东西是过度保护的后果,意志是经历磨砺的结果。我城里的二姑母下乡到大纵湖边看到我——她最亲的侄子,外面零下十摄氏度仍旧穿着一件单裤时流下了怜惜伤心的泪水,她的流泪让我手足无措,而我无畏的坚毅让我最亲的姑母破涕而笑。这一份释然,让我的亲人安然了——他们的小三子还算“结棍”,结实棍气注定在湖上少年身上留下原始而又恒久的印记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在大纵湖上走冻,几近光着脚在齐膝深的雪地里蹒跚走到离家两公里的校园,迎着呼啸而来的刺骨寒风,饿着肚皮,穿着棉絮暴露冷风透背的破旧棉袄,我想象自己就是那个风雪夜归人——林冲大侠。那种原始的英

湖心亭看雪。雾凇沆沱,天与云与山与水,上下一白。”一场大雪,天地间银装素裹。湖两旁,乳白色的雾气汹涌着,柳树结银花,松柏绽银菊,晶莹多姿。远处的天光云影,近处的山脉湖泊,全都沐浴在皑皑雪色中,气势磅礴,令人叹为观止。

农民们不会写浪漫的咏雪诗句,但他们却比诗人更盼望下雪。“今冬麦盖三层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。”一场又一场的雪覆盖田野,漫天洁白。厚厚的雪与麦苗激情拥抱,窃窃私语。我的父亲站在田间地头,看着它们,欣喜得不得了,他跟乡亲们热烈地讨论着:“这雪下得又大又及时,地里的害虫都冻死了,明年呀,一定有个好收成。”是呢,是呢。答的人满脸春风,语调里有抑不住的兴奋,瑞雪兆丰年呀。

我们孩子不关心瑞雪兆丰年,

雄主义情结因为电影影响,已扎根在湖边少年的心间。靠坐在教室后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,脱下半脚桶雪水的鞋,冻得通红的一双小脚在阳光下热气直冒,那一刻,我感到的不是冷,却是一种傻傻的快乐,因为脚在阳光下终于慢慢地恢复了知觉,蒸腾的水汽晶莹剔透。知青老师旁若无人,照旧讲着我似懂非懂的微积分。无我,才有我。有阳光照着,便有温暖,便是希望,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。

那是1985年的腊月,大纵湖莆南中学。

有一种冷叫刺骨,有一种痛叫刻骨,更有一种感动:结棍,不只是曾经挨过冻。致敬那个曾经的纵湖少年,致敬那段岁月。

小雪天再来湖上,芦花愈显出超凡脱俗的圣洁,冽风过处,花絮飞舞,纷纷扬扬,寻寻觅觅又一个色彩斑斓。相信,相信你只管努力,其余的就交给春天吧!

也不关心明年能不能有个好收成。我们贪恋着的是,雪花编织的趣味儿满满的童年时光。幼年的冬天里,我最盼望的就是下雪天了。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,我和小伙伴们不管不顾地跑进雪地里撒欢,堆雪人,打雪仗,垒城堡……你追我赶,欢快的笑声把树上的雪花,惊得簌簌而落。等到雪停了,我们也玩累了,就从家里找出一个大竹匾,用短棒支着,撒下五谷杂粮,等着鸟雀们来吃,将它们一举拿下。可孩子们哪有什么耐心啊,还没等鸟雀走近,便拉下绳子,鸟雀受到惊吓,扑棱着翅膀飞走了。可,童心却依然欢喜着,醉翁之意不在酒嘛。

“六出飞花入户时,坐看青竹变琼枝。”大雪时节,更让人期盼与雪赴一场约会。赏万里雪飘的风光,品唐诗宋词里的豪迈,寻童年时光里的温馨,尽情享受雪带来的快乐。

起来。岳父从柴垛上拿几个茅草把子,抱了些干柴进去。一会儿工夫,屋顶上升起袅袅的炊烟。久远的烟火味,满屋子游走。

肥肉炖萝卜、青菜煎豆腐、芹菜炒小虾、清蒸土鸡蛋,外加一碗浇了香油的霉酱豆,看着就有食欲。一口气吃下一大碗饭,把碗送进厨房,看到铁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气泡的锅巴粥,忍不住又盛满一碗,吃到肚子里实在装不下了才肯罢手。

“人家说‘先生吃一笔杆’,你恨不得吃一桶。哪里还像个教书的?简直就是个杀猪的!”看着我的馋样,妻在一旁戏谑。

“饭还怕没你们吃的?能吃饭是好事,别听她的,想吃就吃。”岳母满脸笑容,越看我吃得越多,岳母越开心。

饭后到稻场上晒太阳,岳母又端出一盘炒熟的花生给我们吃,我们哪里还吃得下啊!

稻场边上,两座柴垛静静地立在那儿,让人感到踏实、温暖。

知我意,感君怜

□如东 小羊

我大姑父是村镇扫盲上夜校最早的那批学员,大概是他听课不够认真,全部成果也就是认不全一首歌词。

“老太啊,我没事啊,我茶饭蛮好的!”说着,他故意两手两脚用力交替挥动向前走,他要向他的老太,我的大姑妈证明他还是矫健的样子,可是,他整个人轻得似乎要腾空而起,突然一闪,幸好被儿子抱住了。他瘫软下来,被轻轻放到床上,等我大姑妈去厨房吃饭时,他压抑着嚎啕大哭。在医院治疗的两个多月是他们今世第一次分别,像分别了两辈子那样漫长。他多年的称呼“老太”,唤得动听而深情。

我奶奶去世后几十年,清明节,大姑父骑着三轮车,车箱里装着爬爬凳,准备烧给我爷爷奶奶的纸裹、给小辈们的零食,爬爬凳上坐着大姑妈,为了平衡,她总是坐在车厢中间靠前帮的位置,与大姑父一帮之隔,他一路上唱着小调,歌词有一句没一句的,就是大姑妈刚嫁过去时,大场上放的露天电影的小插曲,姑父一生只会唱这一首歌,时常唱,但从不人多的时候唱,总是唱给大姑妈一个人听,却永远唱不全。但就是这不全的音符流淌向前,填满生活的坑坑洼洼。

在病中,他和我聊了两次。第一次,我让他去我家住几天,他若有所思地说,等天凉了,现在大伏天,太热。然后,转头看了看我大姑妈。我连忙频频地点头来掩饰我变形的嘴角。我知道他不会去我家的,因为,医生的态度及儿女红肿的眼睛,还有越来越重的症状,无不透露着病情的不可控。他知趣得不得了,不愿给我添麻烦,但为了

夜来香

□南京 甘树伟

记得还是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,那天特别闷热,乡下又停电,我只好搬把小板凳,坐在小院里乘凉,一边摇着扇子一边流着细汗,心里特别烦躁。

不一会,空气里飘来阵阵清香,心里顿时安宁了许多。小院子我再熟悉不过了,哪来的花香?我拿起手电筒,顺着淡淡的清香寻了过去,在花池不显眼的一角,有一株柔弱藤状灌木,上面开了许多伞形状小花,我随口问道:“白天怎么没见着这株花?”坐在院子中间的母亲告诉我:“那是夜来香,只在夜里才开花”。我望着那一朵朵小花,一下子被她吸引住了。

院子里几株月季、菊花、牡丹过了环境适宜的春天,早已经受不住夏天烈日的炙烤,变得没有一点精神头了。唯独这株夜来香,母亲说很好养活,一点也不娇嫩,每天傍晚给她一瓢水就可以,不需要剪枝打理,更不需要其他特殊的照料。边听母亲说话边看这株夜来香,她瘦弱的枝干直挺着,每条小枝都在努力向上生长,卵形的叶子

接受我的好意,让我等,让我等到冬天。

我问他想吃什么,他含泪大笑,说年轻时没钱,想吃啥都熬住不买,现在有钱买了,却吃不下了,嘱咐我生活上不要省,过了就补不回来啊。他原本认为吃点药就会好的,可吃药后,只好了一天,第二天就开始加重。他显得有些轻松,说也没什么牵挂,孙子在他出院那天,根据乡俗举办了结婚仪式。另外,我大姑妈身体还不错,要是他能过三天五天也好的,能过三年五年也好的,只是他多过一天,我大姑妈心上多舒坦一天。我咧着嘴看他,他的脸饱满、透亮,这是肾脏功能开始衰竭,我已经装不出笑来却又不敢哭。

“我听大姑妈说,你唱歌好听呢,唱给我听听啊!”我迅速调整情绪扯话。

“哈哈,她是笑我的,笑我五音不全、调调儿不准,歌词不多。”他看着大姑妈,有点羞涩地说:“过几天唱给你听”!这第二次聊天,他似乎明确地告诉我们,他知道自己生命的边缘就在不远处。

他们六十二年的婚姻生活状态,宛如初见,礼貌、温和、满怀憧憬,忍着忍着,最后的话还是说了。他拉着大姑妈的手说,千年的牛也是挨一刀,每个人都要走这一回,你不要太难过,儿女们这样对我的,样子放在这里,我就不担心你了,我走后,早上多睡会儿,你一生都不争不抢不占的,我走后啊,家里的事,不要做主,儿孙自会处理,你照顾好自己就行,啊,记着!大姑妈应和着,两人一同哼起了那首歌,不绝如缕,她渐渐睡着了,他,走了。

墨绿墨绿的,充满着激情和活力,再热的天也晒不滅她对美好生活追求,挡不住她生长的脚步,逆光在这炎炎夏日。

在那株夜来香伞形状的表面,点缀着三四十朵黄绿色的小花,花冠呈碟状,每朵小花上有五六个小花瓣,柳叶形的花瓣最长不过半厘米,她们都像雷雨前池塘里的鱼儿,努力向外张着嘴巴,用生命吐露芬香。单独一只小个头的花朵并不会有多少香味,也形成不了多大的气候,但每一朵花都没有丝毫保留地努力地付出着,凝聚形成这股股清香,我想这大约就是众志成城的力量吧。

当千红万紫暗淡下来的时候,她毫无怨言、默默无闻地逆行在这静悄悄的夜晚,为世人送上宁心的淡香;等到了天亮又毫不留痕地把花瓣收敛起来,把送了一夜的芬香功名深深藏了起来,把自己打扮得像株再普通不过的草本植物。让你一点也感觉不到她的努力和艳丽,这是多么的无私和可贵。

世上真善美有千百万种,但这些年来我一直更偏爱夜来香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13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